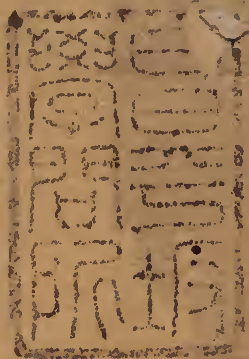


蒲室集



			三五三	漢書門
		九	三	
五	七	六	三	
冊	函	架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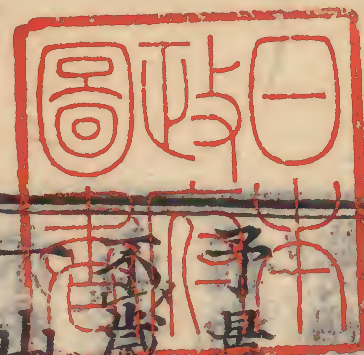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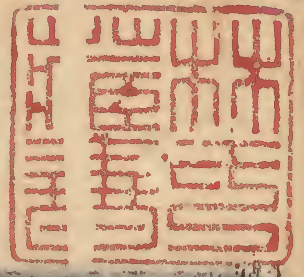
三	三	漢
六	五	書
函	三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533	
冊數	5 ( 5 )		
函號	316	50	

共五







蒲室集卷之十二

豫章

釋

大訥

笑隱

淺草文庫

塔銘

末嘉江心寺二山萬禪師塔銘

代佛智師作

予景定咸淳間與一山往來浙東西卒不相離離或

不歲月終必合及東安禪師來南屏予掌記又推擇

一山使代已而南竺絕岸湘公先陰使入以客召一

山至則令眾擁授前職後曰士而可以計取耶遲一

年當復我及期而歸卒掌其記時上竺佛光以齒德

位望高一世猶降已與交其口之大方有眾千百皆



未足多如得一山為旬月客若頓光几席德祐間因  
遊天台夢執別曰予其寒拾平及境衆留主寒巖未  
幾遷紫籜十年遷疎山與當道議不合即棄去時予  
亦菴居于洪一日有厖眉負篋走雨中來就之乃一  
山也留數月歡甚而江淮總統會諸山于靈隱之直  
指堂議以開先迎居之一山益奮厲以古道自任  
幾禪林全盛時又十年行宣政院具疏幣以永嘉江  
心來聘至之日龍出光怪群鳥翔而不去人謂宜有  
吉徵已而廣蜀雲南窮髮之學者卿風大至居三年  
院吏閱舊籍謂有一字可出入其適者以諷一山笑

曰吏姦欲竭吾智廣以塞谿壑吾不為也必有醜直  
以吾位為奇貨者吾其行矣衆數百隨至馮公領度  
終無留意各泣別散去悲聲蒼林野一山即躡屩獨  
往惟其徒克恒背一囊僕役無一人視之若甚窘然  
而自喜如新去桎梏方笑傲恬不為去留計會廬山  
月澗明公遣舟迎歸東谿且從容言復以開先歸師  
又便欲去乃止不敢言後明公歸番示寂開先之衆  
懇逼至再四願不以寺務累師惟乞訓徒凡一時名  
士爭願出席下其它師之弟子雖抱奇蘊勝皆自不  
慊斷一語相肯諾始若厭望然收衆餘三十年道足



不愧古人而受命綱吾宗者率視賄為好惡故一山  
 起而復仆不得大行其所欲為豈在己者可勉而在  
 入者不可彊與嗚呼一山化之先七日力疾危坐不  
 近藥至期命具浴更衣出據室几速兩序進書訣衆  
 語置筆問不應撼之息絕逝矣皇慶元年十二月三  
 日也闍維収五色舍利如菽不可計雙目睛不燼有  
 司銘以烈焰經數十返益晶瑩齒牙頂骨雖有聲時  
 改作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相幹亦命以舊藏釋  
 尊舍利奉於中而遣使分一山之目睛舍利貯之銀  
 匣陪葬焉以七月大會萬衆迎歸謹泣交動餘骸舍

利又以葬東谿舊與南州珍公同里因同壽葬之三  
 年克恒走錢唐乞銘予以徑山羅襦方塞關絕客恒  
 堅不去謂它無能知吾師者予恐即死及不使一山  
 行業暴白乃書以授之一山諱了萬字無意族臨川  
 全氏生淳祐元年十月十四日瘠而弱年十五業程  
 文有聲然無嗜俗意去從金谿常樂院思仁祝髮俄  
 有靈芝產戶樞及游方謁偃谿聞公荆麥班公簡翁  
 敬公皆相語合後經神祠見紙灰隨風旋起者脫然  
 忘所證丞以白東窻麥詰之終無疑洎開法竟以嗣  
 麥肖焉而辯博過之常瞻日坐不以文自溺至有求



輒累百紙落筆立盡雖誤終不易或應變縱論衮衮  
萬言不窮錄之皆成章人欲宿構終莫及卒時年七  
十二銘曰

凡物之終得喪惟均孰計其初時之訕信有實其實  
人棄不食後時而思於實何惡師有至慈萬物下已  
如保焚溺嗟嗟赤子庶幾善導其如蠢蠢彼聖之世  
尚曰堪忍有覺大雄胡非而逢遲子同歸夜光曠曠  
昭著日星龍鬼為呵無或不睹如睹者何

金華智者寺雲屋間禪師塔銘 代佛智師作

括蒼松陽葉氏世多名人其尤顯者唐開元中有諱

靖為者氏學宋太桑門雪堂行公與石林先生夢得  
為三賢里人至今祠之自雪堂後族秀民多為浮圖  
氏而尤顯者曰雲屋諱自間遡雪堂九世諸父也九  
歲族伯父古鑑皎公使習經如素誦李王父古樵宗  
公謂兒異使學佛能輔教族俱大也攜入福安院十  
三剝落隨樵居婺之仰菴厚自齋醞已無涉世意雙  
林明介石見謂是子異日風穴老南也母滯茲樵遣  
參荆窆於冷泉使侍香辭匿入淨慈石帆俾掌記後  
辭暨東窆至迫使就前職撰成道疏云發見精於午  
夜窆易發為泯因汗下股栗如撒蒙蔽已而省部有



知師名者舉住江右九仙寺檄至以母老辭歸發作  
景睦堂便養堂側有法明寺因寄築焉榜堂曰萬休  
至元癸未郡以雙林廢僧師中興疆起之說法嗣東  
粵五年棟宇完帑庾實即引去歸萬休十年智者寺  
住持友竹素又舉師代已卻避凡七月乃應與恒山  
周斐齋交相好郡守為築二老亭山中李雪菴鮮于  
伯幾作圖賦詩落之憲使梁公又構草堂寺側大德  
甲辰因謝事居焉宣政院復以江心起師辭老不任  
更以其友一山之皇慶壬子十月廿五日與客語  
笑如常時客退命左右進筆書偈與衆訣遂終遺戒

三日葬草堂後龜山先是自為銘息齋李公為磨崖  
書之壽八十二臘七十生宋紹定辛卯六月二十日  
有外集二會錄若干卷其徒可則謂師之銘不及其  
系請詳志之予與雲屋臨川萬一山雅相厚逾五十  
年二兄同年卒予後死者忍銘耶又義弗可拒乃銘  
而系諸辭曰

維括之陽天作其區其良薦生族大不居神睦有德  
而卒界予孰疆予宗賈勇萬夫師有立言矣公氣沮  
曰匪吾事度曰禦侮擁幢大方人榮袞黼師居不寧  
式歸將母後恫于道如任弗克其彼學人有來如驛



有辯雲興示之默默或恃其盈我以無得胡濬其原  
胡番其施亦既壽考亦終化儀可拜可瞻龜山之石  
孰睹其真茲焉其跡

金陵天禧講寺佛光大師德公塔銘 代趙魏公作

東漢佛法入中國而佛之遺言莫克大倫唐太宗時  
有辨法師者躬往身毒求之得經律論歸授其徒窺  
基為箋疏釋之世傳為慈恩宗云 國朝以仁慈為  
政薦尚佛教又益信慈恩之學先是其學盛於北方  
而傳江南者無幾至元廿五年 詔江淮諸路立御  
講三十六求其宗之經明行脩者分主之使廣訓徒

時東昌德公首被選

世祖召見賜食與衣奉 旨來建康住天禧旌忠二  
寺日講法華唯識金剛華嚴大疏等經三十一季又  
賜號佛光大師師既善講說又能力行故人薦信之  
每施戒人父子兄弟相教母犯至然頂指為誓且願  
出財力新其殿廬樓閣初寺廢僧星居如逃亡家及  
茲大有羨粟歲饑為食道上活殍死數萬流俗尚醪  
醴相雅好結官吏師獨以律繩其徒令先自謹飭出  
止坐起有常度若韭薤蒜葱酪乳辛葷等咸毋蓄食  
凡物之屬於公者勿毛髮互用誤一罰十故者擯久



之皆化服徒無犯令自居建康三十餘季丁布衲皮履終身不易午過不食夜危坐達晨以苦誦讀蚤喪明忽夢萬僧迎居高坐空中散華如雨覺以語人因示微疾猶誦經不輟頃之安坐而化至治二年二月七日也季八十八置龕尤有一日顏如生以法閣維獲舍利無算會者數萬人為塔葬之江寧縣張家山之原以行墓居建康凡仕於南者多鄉師高行願受丁言為弟子金吾上將軍□事師逾謹以豫章大訖之狀來謁銘孟頫嘗待罪世祖朝見其用人天鑑莫測雖方外士皆雄偉桀特

若師能弘其教亦一時之選也是以銘已師名志德號雲巖姓鐱氏世居般陽萊州掖縣後徙居東昌而師生焉十二授經於順德路開元寺海闡禪師嗣法於真定龍興寺法照禿公而嗣其法者某某凡若千人銘曰  
 於穆聖祖如天之臨維佛大聖克協  
 帝心帝心於人一視同體設教多岐趨善一軌佛光之道聞于朔方受命于南陰贊時康乃升高坐乃考鐘鼓以誦以諭有來如雨內默斯照外應斯虛徃復



無朕寂用一如境變萬殊其立也獨匪留而久匪逝  
而速長于之麓牛首如伏後人是瞻于曰不足孰圖  
師恩刻石于原維其似之庶幾不泯

臨川資壽寺妙行慈惠大師聰公塔銘

有元延祐四年十一月三日臨川妙行慈惠大師卒  
上明年某月日葬其徒來謁銘乃諾而系之師諱繼  
聰字愚極族王氏以宋寶祐四年五月十三日生  
十二從資壽寺本椿宗定為驅烏十七給文思院勅  
牒書名以嗣定之徒自壽景定初椿定亡江西常平  
使者并籍寺田衆饑以散師獨走大府直之凡七年

漕使方公逢辰最得情悉取奪田歸于我師其寺又  
益田以紓公且驟施于鄰居室雖之匱常若裕豐  
若未始積也日誦楞嚴法華又樂吟詠凡圖緯推步  
之術岐伯俞拊之書咸無不穿穴有以南安能仁寺  
請出世固辭不就自始受具迄是無缺行凡六十季  
年七十七先相地于寺北之雲巖期與徒紹明同藏  
明有徒三人長嗣德德授宗善善授法觀觀授息辯  
次嗣徑徑授守約約授法舟李嗣徹徹授守悅宗支  
以審惟徑善蚤世約博學通宗主項山寺銘曰  
世貴有後而懼不祀孰是吾宗重若傳器師智克荷



度德敏事舊古風生敢抗大吏胡賢而藝而不昌于世道充其身而不淑諸人嗚呼尚界爾後昆以識其立原

臨川資壽明公和上塔銘

公姓彭氏諱紹明字無昧撫之金谿儒家子季十二輒不喜與俗混居於是去學佛于臨汝資壽寺宋景德甲子從妙行慈惠大師祝髮為桑門莊重簡默善誦孔雀佛母經入病從師禱祈輒差以故里入爭相邀致雖甚遠且無所施與終不辭或少得施悉以資寺為繕脩費餘以貸鄉隣之困乏者及視所居室榜

然衣敝不易尤喜客款之盡歡雖彌月如始至又致儒師以訓其徒若守約法觀守悅皆以能文辭游禪林先是官籍寺田慈惠以狀白府及部使者凡七年始克復公時行貨以給其費自侍慈惠六十年雖老益敬畏慈惠自始疾至病必躬醫藥凡歲餘未嘗歸私室及卒哀至絕比殮及葬不少離次自是神志日耗戊午春病壹氣逆禱曰願貸須臾死使奉師歸藏十月葬慈惠明年疾甚即不餌藥五月十日坐起如少間撼之目瞑矣其徒嗣德嗣徹守約以其季十一月某日葬雲谿從慈惠之兆季七十有五始寺之徒



以傳次相授受至公乃派別為三雖各以宗傳而若  
終無異言守一先一歲卒銘曰

童知訓誦里無勃磳以有宿老搗項厖眉談笑寓物  
物無遺者復我侵疆築室百堵有徒雍雍波趨雲從  
匪承于代亦寄吾宗吾宗之寄有肖無類茶陵何人  
端也嗣會惟約與觀載啓其途于日千里敢昧厥初  
蒼山如城其流環外我瞻雲路雲木萋萋猗與後人  
無念爾猶不有過者拜此道周

豫章般若寺絕學誠禪師塔銘

宗李慧朗居仰山法席特盛由其門出據大方固一

時麟龍其道跡巖穴若高峰陁厓缺牛亦足追蹤先  
德後高峯以傳斷厓中峯而缺牛以傳絕學又皆道  
重海內它宗所不及也絕學卒十年其徒智玄以番  
易廷後之狀乞銘其塔師名世誠吉水人世鑑氏生  
宋景定庚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年十七宋亡兵草甫  
定家無所業諸父迫使從商不樂也行寓興國大冶  
三泉山有異僧無相者通宿命具師呼曰昔黃梅山  
同參能記識乎師惘然無相勉之學佛以還舊習師  
即棄所業從修禪定忽聞鐘聲有省又教以出神師  
曰神往形存苟人昇致水火神返將安所寄知不足



學棄法登臨江之西華山求祝髮春山宗公與語奇  
之謂真顛雖沒而肉身猶在盍拜之以刺落焉久之  
游衡廬間留圓通石霜瀝指血書法華圓覺以助精  
進入吳見蒙山異公及菴信公且徧叩海上名宿所  
至莫嬰其鋒而自以未履所志復歸里見陡厓戒公  
值其臥疾猶醜以偈戒卒往謂鍊牛定公于湘南徵  
詰數十返始驟然如釋所滯遂留分坐期盡磨龍以  
叩所證乃去至大初過洪之靖安愛其林壑幽勝有  
凌景仁昆季即靈就鳥峯築菴曰般若相傳焉祖嘗記  
五百歲有大士來說法咸謂師足當之生米市鄧實

齋亦舍所宅為菴以奉師師往來居之出無輿僕備  
無觀石而化茅茨為廣居從之掌數百人敝衣褊項  
溷處樵蘇言無緣飾或有所訓無切督之威嚴厲之  
色而聞者拜誓相然頂指誓以勿犯若公卿儒老異  
教之士與西域高麗雲南日本諸師亦嚮風趨慕耆  
稚扶携接踵于道至家繪其像祀之每前瓜髮或隨  
齒牙則爭取藏去皆獲設利至順壬申十月廿三日  
示寂春秋七十三僧臘四十有二度弟子若干人奉  
全身以沙瘞靈鷲峯下後三年出視之貌如生瓜髮  
眉須皆長寸餘飾以香泥迎置于堂龕密石為塔而



四關之以尉其徒事之猶存且刻銘其上焉予聞師  
 之教入專修乎內以明夫自性性之常定雖虛空可  
 壞現在身心皆為虛偽况於滅後取其棄質以為實  
 有無乃戲事而於吾銘何有哉又惟妙化無方靈機  
 莫測故真腐可為神奇柔脆可使堅固世有佛指齒  
 骨諸祖肉體皆歷數千載而鮮榮剛潤有足徵信將  
 嚴像以崇其教立言以寓夫道而銘不可無也於是  
 不辭而昇之銘銘曰  
 硤峯如壁泐潭千尺師據其衝氣當勢格層廡如奩  
 萬象為徒古有其人南陽大珠大方萬指虛若關市

仰只高風心悖頽此大布無作至道無言寂若槁木  
 而應無垠惟師法身非小非大孰云委骸而亦不壞  
 刻銘塔波金石不磨死生之畏其如師何其如師何

姑蘇萬壽寺默翁一禪師塔銘

道非語默胡求其迹作於無作無任智力大化成物  
 雪霜雨露生死變遷人之大故獨無相化旅泊傳舍  
 猶餘光恠海夫不夜海若弭節九峯龍趨雷擊雷驅  
 文龜長魚示爾來學繁若子鐘度幾不已我銘是徵







題左明德刊施金剛經後

題曾師祖北磻禪師方中字說後

題晏西竺母李氏墓銘後

題高氏守拙詩後

題東坡與程正輔手簡

題癡絕禪師書山谷煎茶賦後

題東坡手帖

題松雪翁書千文後

題殷濟川畫

題思聰遺墨後

蒲室集卷之十三

豫章 釋 大訖 笑隱

說

冲默字說

古渝圓照師月公名其徒曰德照將俛嗣其明以不  
匱照克服訓鋒淬膏潤肆勤于業以渝處遐壤無以  
振厥美於是南游萬里求有當其志者齊會于錢唐  
請曰古以字稱敬其名也幸辱之字辭不獲因進之  
曰拙盛而魄生薪炎而燼棄懼其明之傷焉人有靈  
府物之藜明者也荒怠以蔽之私智以鑿之明於是



乎替其有治之者不及焉則過焉闖茸者熈於汗皦  
皦者害其察故君子學以繼其明明必守之晦而後  
照之義終焉字之冲默其可乎老氏曰知其白守其  
黑為天下式似之矣復祝之曰鑑兮匪形淵兮匪深  
無日左右惟帝女臨子慎厥武軌圖其覆予創于口  
遠莫予復敬之敬之福履具宜曰有令德曰有威儀  
圓照之室施于瓜瓞尚昌于世以薦嘉字

開通窆字說

佛鑑居仰山以茶陵開禪者網維其眾眾悅之相與  
字之通窆稱焉於其有請於予乃進之曰若知夫通

之說乎聖人之教人也因其明而牖之若四闢以達  
于奧使學而至於通則善不可勝用矣其或有優於  
學而弱於實通諸古而繆於今猶迂轍以即途膠舟  
而求濟者不通於事也是以君子介而不隘和而不  
流默其智以容居易以俟命又必觀其時之通而後  
能大有為也故學不通不足以為善事不通不足以  
居眾時不通不足以傳道而學所以為己適於用者  
為人乘時以有為者將以信於天下垂之後世也學  
也事也勉乎己者也人可能也時者天也人不可能  
也明夫二者其庶乎貽終矣通之義備矣咨爾通窆



式和且脩不念佛鑑或貶之羞

繼齋說

大同張氏家百口不分兄弟相與謀曰古之受土賜  
姓何十百族今子孫或繼或絕湯不可考其可聞而  
知與吾高曾祖父同時為鄰里媿舊以貴顯富盛者  
求其後某若某已無幾况其田廬器物者乎自吾有  
姓以來至吾高曾不知幾世由高曾至吾又幾季而  
先世遺業故無恙非吾宗碩德厚澤能若是耶自彼  
秦人家貧子賤出贅父子異處兄弟相訟相擠以繼  
幸其凍餒覆絕如路人不之顧者世相望也使吾不

知戒而懼能保其後之必無是乎於是計其田若干  
而推大宗之長主之籍其口衣食稟給喪祭婚娶各  
有差咸家之長幼適度臧獲均有養焉歲閱其贏以  
備不虞又慮其不知教或陷于辟則先志墮矣迺梓  
書數萬卷列群從子弟與鄉之俊造日講說其間作  
堂曰同善樂取於人也齋曰繼齋貴子孫世守之也  
而求諸能文辭者申其繼之之義焉夫堯舜禹湯以  
道繼者也文武周公繼志者也而孔子東西南北之  
人也孟子歷聘諸國俱不得位而道則繼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者也由孔孟而下不得其繼焉宋有儒宗



者能遠紹千載而學者廓然以得夫性命之正嗚呼  
世之欲學孔孟者則必若是繼之之為得也昔者公  
侯有國大夫有家民有恒產三代而降制不如古雖  
環堵之室士不必有惟道則脩諸身職夫我者也君  
子其盡力於斯而已乎而張氏兄弟生太平盛時居  
有室食有土子孫繼業家益蕃大是天之因其材而  
薦之又力學乎孔孟必有以繼其道者也然吾游方  
之外者而幼亦竊聞之故假其義以告張氏兄弟五  
入其季若思與予交字子儼

靜隱字說

御史楊公弘正世為西夏貴族年方壯又登顯宦才  
茂器宏翕然人以宰輔期之而常嗜欲泊然自號靜  
隱以寓其志或謂公耻與俗嬰思自拔埃塵之表有  
慕幽人逸士之脩然遐舉於世若不屑焉予聞而疑  
之因考古人命名立字或揭諸室而銘諸盤盂几杖  
雖其義無常然皆欲勗其德以求合於聖人之道也  
聖人之道必由定而靜以接於群動嚴乎顯微而後  
輝光著於事業是以靜隱之功致於學者也及其成  
德則雖窮困隱約寓諸畝版築未嘗一日忘天下  
豈若寒灰槁木漠然自棄於無用既而出為卿為公



為帝者師則列土而封五鼎而食豈若秦然肆志甘  
蹈禍辟而不止者故君子間居則思致君澤民處榮  
觀則思靜退是又以靜隱之道砥礪志操而審乎進  
退之幾也夫靜也微也動也著也循夫內以應夫物  
而全吾心之德也出也隱也觀夫時以進退吾身也  
皆所以存吾道而求合於聖人之道也古有不得志  
於時則猶隱于吏隱于市非必逃山林若避地避世  
為哉况今朝廷清明俊又在位公且嚮用若預戒貴  
盛無忘勇退以不改陋巷之樂如前所陳者云耳而  
彼乃方之以巢許沮溺不知公者也予不得以無辯

### 江山小隱說

御史思齊公謂予曰季第彦明年踰弱冠方勤于學  
而受命宰衢之開化以任百里之寄它日不患不登  
顯宦惟持盈守成以養其德善矣其友為扁所寓曰  
江山小隱取古之達人處功名貴盛時未嘗一日忘  
林壑不沈酣于利祿聲色若王逸少之蘭亭賀季真  
之鑑湖是已予謂知幾審時擇於進退則庶乎而日  
樂乎外以忘乎內志其小而遺其大未盡美也孰若  
返觀吾之歸然獨存汪然常盈運今古而不怠育萬  
物而不自有者以進夫可及可大之業雖有力擊泰華







是不可一日忘也身為適曾孫而自任以  
世祖之重使登其山居其宮母以逸豫為期而思四  
海之廣必人物咸若登春臺躋壽域而後可同樂也  
荷與盛哉自是而入繼大統膏澤屢敷于九有疇  
克以是圖再進聖覽必感昔之作圖以寄其思而  
今則居之推廣當時之意其

祖宗生靈之念又將油然而動乎宸衷而重增眷眷  
也臣大訢比以方外蒙召獲睹皇居之壯辭  
闕踰年因閱是圖無任感戀謹次書其下云

題左德明刊施金剛經後

盱江左德明舟往儀真至荻港中夜風大作鄰舟飄  
失亡慮十百獨左舟若有神拯之者舟人異而問之  
曰我嘗印金剛經千卷施入豈以是而報我耶又見  
大舟覆浪中左曰是必有人未溺死急出錢與善游  
者棹它小舟趣救之且令持斧破舟鑿數以呼果得  
十五人以出道由金陵為予言之將再施經以答神  
貺復欲求各公三十二人各書經一分集成而鈔梓  
焉因告之曰經之教人以明夫性也而金剛者取其  
不變不壞如云一切佛法皆從此經出豈不以此經  
即吾之自性而不可一毫加損其中雖三十二相六



波羅蜜尚不可得豈况執六塵四相而欲聞此經乎  
使能識此經以擴夫自性之妙則截一微塵而非隘  
包太虛而非廣在瞬息而非速亘萬古而非久太浸  
不弱大火不熱者蓋理之常非假它術也又何特驚  
濤之怒因此經而致神護較小施報於楮稿哉左聞  
而喜請書以為經序記風之夕維至順辛未十月十  
九日

顯曾大父北磻禪師方中字說後

古人所謂方於中者為正直為剛果為不詭隨園於  
外者為智謀為權為變應於無窮而行於無事也其

有以復執為方以詭以柔為園者無取柳子厚說車  
固善而陷佞文之黨於園之義得無少辨乎吾曾大  
父難室翁字園上人以方中而使其求柳之說以自  
懲勸蓋吾道與世教有同而異異而同惟隨事酌義  
若圖澄之於石勒羅什之於姚秦閱生靈之塗炭而  
善道其昏主所謂園而方者也夫覺之焚龍鉢指公  
之拒紫衣戒吾徒以奔濫而卻君之賜所謂方而園  
者皆有垂法後世番陽趣上人得翁遺墨請伸其義  
而書其後云

題曇西竺母李氏基銘後



番易桑門紹曇之母李氏卒將葬曇走金陵以告其  
 友大訖曰吾族世為儒曇以父母命幼使學佛其始  
 旬日一歸省母曰汝無不堪苦宋耶既而數月一歸  
 母復曰吾非以汝兄弟多而遣汝聞佛之言性有謂  
 一念萬年者吾深慕之欲汝得其道以告我不猶愈  
 於董道滄瀨之奉乎於是即日別去求楚吳甌越之  
 名師往學之餘二十季懼無以歸白母令母不待而  
 卒欲庶幾古人織屨為養不可得已雖歸又何以藉  
 口見卿黨且吾諸兄乞銘於卿先生具存已悉其家  
 世行實與卒若葬之日月而不及吾母以命我之志

請復得予之言附之碑陰以益吾痛而悼吾母之冥  
 真也言訖又泣予聞之矍然曰而母其知道乎形生  
 者一世而盡而性者窮天地振萬世而不壞者也佛  
 之言性必見之明守之固而後為聖為賢若或明或  
 昧或操或含與所脩之異而為天為人為鬼神為異  
 類凜乎可畏故學者絕情去累一志于道以有盡之  
 形求不壞之性欲一世而成功萬世也以是報親不  
 既直乎曾子謂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孝之大者矧  
 佛之制其徒猶薦孝養若曇以志事親是誠乎孝而  
 知所本矣又嘗從佛鑑禪師于徑山嘗其記端慙有



又克荷吾宗故不辭而書以歸之

題朱俊卿為父母脩冥福後

且萬世窮天地不磨者惟靈明之性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不以聖而增不以凡而減雖人人均有之而隨物奔逐頃刻萬變飄忽于里如野馬陽燄念念不停至奄然而逝則貴者不能有其位富者不能恃其財而親者不能留其愛也有足悲夫故吾徒以死生為大懼必明夫自性而求所謂且萬世窮天地不磨者也又吾佛言人之死而後生而後死死有所往生有所來有三世有四聖有六道由入之所脩而異入

焉聞者凜然知所懲勸而自格非遷善徵諸古驗於今為不誣矣儒以治世設教脩人事而厚民生若死與鬼事寡言之至曾子之暨手足易簣不亂而訓亦嚴矣錢唐朱俊卿儒者也居母喪致孝以其父母嘗學佛故邀釋老之師說法以資冥福將使明夫不生不死之性而進于道也亦其父母之志也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俊卿以之

題高氏守拙詩後

孔子之門子貢最為辨博猶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則顏氏之才敏世宜無與伍者矣而孔



子稱其庶乎屢空又曰黜聰明墮肢體是論之道  
有體用學有本末聞一知十待用於外者也黜聰明  
體致力於內者也三代而降大道不行民俗媮偽聖  
賢者將使遡流而得原歛華而歸實以求復其太樸  
於千載之上也真定高矣至元間由司憲出牧大郡  
為政以能稱而自稱曰守拙其有取於顏氏之黜聰  
也耶夫物欲之熾不趣火之燎原非達識則不能黜  
其聰其意匠之斧斤且且而伐之非大智則不能守  
其拙而或者謂侯之守拙蓋嫉夫世之以察為明以  
刻為能以詐為忠以矯為廉而次員之以釣大名躐厚

祿自以為巧為得志而人亦歆豔之故侯耻而甘於  
退拙而因以自命也曰是亦窺其外耳而侯不為是  
也予生晚與侯未之識而獲交其子若婿聞侯之終  
談笑娓娓危坐而化是足以徵其平生且侯沒三十  
年子孫益蕃衍其積德之效又不可誣也它日季淵  
以所藏守拙詩累軸示予曰先君之手澤未嘗下目  
去目也予受而書以歸之以識其孝思使侯而有知  
亦必以予為知言  
題東坡與程正輔手簡  
蘇公以剛正為小人諸毀凡所交游亦為羅織其時



有得其文字者不敢以示人甚者取所書于梁壁亦  
 削而湯之而後世私惜之適若父祖手澤當時小人  
 猶切齒憤恨如已寇仇然由是觀之大抵入之心術  
 不可不正又何忍而不為君子耶此帖在惠州時與  
 程正輔者二月而云天氣斗執其炎瘴可知而它書  
 又云薛如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其胸次洞  
 達不為憂患所移可想見其人矣觀此益增感歎  
 題癡絕禪師書山谷煎茶賦後  
 魯直謫居瀘戎雖瀕九死而怡然自得效蜀人法事  
 茗飲愛其風致作賦紀之後百餘年當宗季淳祐間

蜀阻兵革癡絕禪師蜀人也思歸其鄉而不得讀魯  
 直賦悲之書以寄所感焉由淳祐距今 皇元天曆  
 改元之秋又八十六年矣而蜀再罹兵亂比喜服順  
 然不無傷殘也予雖非蜀人觀癡絕所書能無感嘆  
 佛言世界衆生悉由宿業流轉惟有道者持以定慧  
 之力能安行而順適彼外之貧富夷險無一毫加損  
 於我也魯直知道故謫居異土如享廊廟鐘鼎之樂  
 癡絕悲蜀禍之慘知宿業之不可逃惟脩定惠足以  
 勝之然則作賦與所書為後世貴重者以其道也金  
 華樞要堂薦志於道得而甚秘惜之文者玩其辭之



超勝而議其書之工拙者無取

題東坡手帖

蘇子瞻嘗有詩云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推原棠  
棗之義以仁人之於兄弟也無賢不肖一以親愛待  
之周公身任天下之重處嫌疑而以大義滅親豈其  
心哉子瞻以直言立朝流謫萬里思其弟而不見故  
追記其詩而書之愛友之情可勵風教况其詞翰俱  
妙乎

題松雪翁所書千文

松雪翁為予書字凡數百幅悉散於人無一存者予

素不習書其真贋一拙皆莫能辨然如天機相馬正  
不求於驪黃牝牡也有以翁所書千文求題故云

題殷濟川畫

吾友遜敏中得殷濟川畫達摩寶公而下禪宗散聖  
者凡廿八人併取其平日機用模寫之然南泉斬猫  
雪峰輓毬蓋其一時示人如石火電光不可湊泊心  
思路絕語默俱喪况可以筆墨形容哉畫者正如郢  
人誤書舉燭而燕相尚明國雖治而非書意也敏中  
博識謂濟川名畫院去畦畛常牧溪堂從其學又癡  
絕虛谷諸老題後稍珍惜之然予不可以無辯也



題思聰遺墨後

歐陽公慕韓子作<sub>レ</sub>文<sub>レ</sub>因<sub>レ</sub>欲攘<sub>レ</sub>佛<sub>レ</sub>而喜與僧交蓋嘗時  
僧有<sub>レ</sub>以<sub>レ</sub>取<sub>レ</sub>重<sub>レ</sub>之者聞<sub>レ</sub>訥<sub>レ</sub>公<sub>レ</sub>之辯博<sub>レ</sub>而見<sub>レ</sub>明<sub>レ</sub>教<sub>レ</sub>之止<sub>レ</sub>書<sub>レ</sub>  
因<sub>レ</sub>已<sub>レ</sub>氣<sub>レ</sub>沮<sub>レ</sub>心<sub>レ</sub>服<sub>レ</sub>其<sub>レ</sub>下<sub>レ</sub>若<sub>レ</sub>惠<sub>レ</sub>勤<sub>レ</sub>思<sub>レ</sub>聰<sub>レ</sub>又<sub>レ</sub>因<sub>レ</sub>其<sub>レ</sub>所<sub>レ</sub>好<sub>レ</sub>以<sub>レ</sub>相<sub>レ</sub>  
天<sub>レ</sub>蘇<sub>レ</sub>子<sub>レ</sub>瞻<sub>レ</sub>謂<sub>レ</sub>聰<sub>レ</sub>九<sub>レ</sub>歲<sub>レ</sub>善<sub>レ</sub>彈<sub>レ</sub>琴<sub>レ</sub>十<sub>レ</sub>二<sub>レ</sub>舍<sub>レ</sub>琴<sub>レ</sub>而<sub>レ</sub>學<sub>レ</sub>書<sub>レ</sub>十<sub>レ</sub>五<sub>レ</sub>  
益<sub>レ</sub>書<sub>レ</sub>而<sub>レ</sub>學<sub>レ</sub>詩<sub>レ</sub>又<sub>レ</sub>曰<sub>レ</sub>惠<sub>レ</sub>能<sub>レ</sub>生<sub>レ</sub>定<sub>レ</sub>以<sub>レ</sub>至<sub>レ</sub>于<sub>レ</sub>道<sub>レ</sub>則<sub>レ</sub>書<sub>レ</sub>與<sub>レ</sub>詩<sub>レ</sub>當<sub>レ</sub>  
益<sub>レ</sub>奇<sub>レ</sub>觀<sub>レ</sub>此<sub>レ</sub>可<sub>レ</sub>見<sub>レ</sub>其<sub>レ</sub>人<sub>レ</sub>品<sub>レ</sub>矣<sub>レ</sub>天<sub>レ</sub>台<sub>レ</sub>聰<sub>レ</sub>間<sub>レ</sub>復<sub>レ</sub>名<sub>レ</sub>若<sub>レ</sub>字<sub>レ</sub>與<sub>レ</sub>思<sub>レ</sub>  
聰<sub>レ</sub>同<sub>レ</sub>所<sub>レ</sub>業<sub>レ</sub>亦<sub>レ</sub>相<sub>レ</sub>類<sub>レ</sub>士<sub>レ</sub>大<sub>レ</sub>夫<sub>レ</sub>多<sub>レ</sub>樂<sub>レ</sub>與<sub>レ</sub>之<sub>レ</sub>游<sub>レ</sub>惜<sub>レ</sub>時<sub>レ</sub>好<sub>レ</sub>趨<sub>レ</sub>尚<sub>レ</sub>  
各<sub>レ</sub>異<sub>レ</sub>未<sub>レ</sub>有<sub>レ</sub>如<sub>レ</sub>歐<sub>レ</sub>蘇<sub>レ</sub>者<sub>レ</sub>以<sub>レ</sub>振<sub>レ</sub>發<sub>レ</sub>之<sub>レ</sub>因<sub>レ</sub>其<sub>レ</sub>以<sub>レ</sub>所<sub>レ</sub>藏<sub>レ</sub>思<sub>レ</sub>聰<sub>レ</sub>遺<sub>レ</sub>  
墨<sub>レ</sub>詩<sub>レ</sub>題<sub>レ</sub>予<sub>レ</sub>既<sub>レ</sub>喜<sub>レ</sub>其<sub>レ</sub>所<sub>レ</sub>同<sub>レ</sub>感<sub>レ</sub>其<sub>レ</sub>所<sub>レ</sub>異<sub>レ</sub>并<sub>レ</sub>識<sub>レ</sub>其<sub>レ</sub>末<sub>レ</sub>云<sub>レ</sub>

蒲室集卷之十四目錄

題跋

題宋高宗書東方朔答客難

題三教圖

題陳世榮血書金剛經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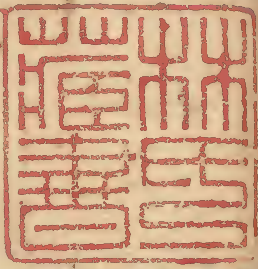
書金陵十詩後

題安國寺記後

書瞻雲亭詩後

書商學士畫山水圖詩後

題凝翠樓詩卷後





題山谷詩後有序

題米元章書後有序

題斗極杓公遺詩後

題王荊公尋僧

書印土寺記後

題東林寺重有序

題放魚記後

題趙間間書心經後

頌

大龍翔集慶寺素覺皇像頌有序

箴

約之箴有序

明善箴為陳氏作

元履箴為臺郎高君作有序

贊

妙法蓮華經贊有序

摩騰贊 有序

妙有堂贊有序

玄卿贊有序

堯卿御史身冠像贊



王道人贊  
趙宗吉御史多冠像贊

趙宗吉御史多冠像贊  
王道人贊  
趙宗吉御史多冠像贊  
王道人贊  
趙宗吉御史多冠像贊  
王道人贊  
趙宗吉御史多冠像贊

蒲室集卷之十四

豫章釋大詎笑隱

題跋  
宋高宗書東方朔答客難後

佛惠居雪多得故家圖史書畫又與松雪翁交號稱博古後至元丙子九月佛惠遷化其高弟耀公以所藏宋高宗書東方朔答客難示予予於珍玩古物圖畫字帖皆不能辨松雪掌譜予以不韻予謂雖不識物而能識人漢商不知有縱知武亦多戰敗至治牛產業皆不能獨能為君耳宋徽宗無不能而獨不能



為君若高宗雖稱中興然不能用李綱宗澤諸將  
如漢光以克復中原為可惜也然其慈仁謹儉憂民  
愛賢可謂守久之主况其字畫之妙可傳後世乎念  
二翁之不復見追憶曠昔以識所感故書于後  
對三教圖  
孔子嘗問禮於老聃圖之以為揖讓可也佛生西竺  
未嘗至中國又時相先後而亦見於圖何也若以其  
道同心同雖善言言者言所不能及豈筆舌可形容  
哉畫史欲託諸圖像以會其同而好辯者反資以立  
異孰若得其心同道同而忘言也

題陳世榮血書金剛經後  
唐元德秀李觀喪其親瀝指血書佛經以資冥福或  
者謂親則亡矣而徇俗薦悼何益哉予謂元李為唐  
儒宗其講亦熟矣知親之靈然不昧者不與草木同  
腐則神明變化死生徃復天人萬類必有所歸而佛  
之以性喻金剛之不壞而般若者性之常明波羅蜜  
者梵語到彼岸猶儒之止於至善也夫孝子之心以  
衰經哭泣不足盡其哀慕而求親之靈如佛所謂不  
壞而常明者超彼岸以止乎至善其於愛親不至已  
乎金陵陳世榮刺血書金剛經以報亡母



乘超淨域惟以見其高識有合於元李談無惑  
於未習淺議為可嘉也他日其子以示予謂先君  
澤未嘗一日去目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陳氏有  
焉謹書其後而歸之  
書金陵十詩後  
鄧善之為予言月堂王公與果長老厚善迨果化去  
而繼學於是夕生今年夏繼學來為南臺侍御  
云先公嘗指予言果長老將化而來別云復有九年  
之聚予二十餘先公棄世則善之之言為然也繼學  
居官不數月而去視予若宿弊每作詩必錄示吾黨

和之者百篇而求嘉安雪心為書繼學喜而充喜雪  
心書後有作率令書之雪心取予稟命題其後予聞  
佛制其徒毋溺於文藝恐其偏重若溺而力不能以  
自舉惟大乘者假之以護教禦侮可也不識果老為  
何如人得非所謂溺者乎智求好書而為房次律則  
可戒公以傳宗自任而為蘇子瞻則吾法不取也吾  
與雪心可以為鑒云  
題安國寺記後  
東坡蘇公為五祖戒禪師後身及謫黃州往來西山  
樊口皆其前生舊游處也作安國寺記云道公足以



御氣性不足以勝習歸誠佛僧未一洗之蓋其失在  
最初一念何待得罪於朝而始悔悟夫富貴利欲之  
鑠人甚於膏火安知患難摧沮非玉成於公也蘭莊  
禪師嘗倡道淮西以安國舊記不存求予書將重刻  
之予戲謂蘭莊雖造道深密而未忘文字之習當以  
戒為鑒毋效尤也蘭莊笑曰革喙能毒人而良醫以  
之愈疾庸何傷焉且吾欲補安國之缺而使世之悞  
佛者讀之視公而自愧故不辭而為書之

書瞻雲亭詩後

予久不作詩為張君所強不得已而賦仲南見而求

書之云將歸者親志所同也予謂世之言孝莫過  
於曾子曾子以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孝之大者而  
口體之奉次焉蓋人所貴在知道知道在明性明性  
可振天地萬世而獨存而親之所以命吾者在是也  
仲南徧參名宿為予掌藏才敏過人有高行而造夫  
道歸以諭其親不既重乎視慈明之白金睦州之織  
履猶未忘乎世禮也於吾詩何取焉

書商學士畫山水圖詩後

予十歲祝髮即受沙彌戒則綺語口業使當絕之而  
父師命猶令不離學館至十八游方始棄文字然為



入所疆往往不工有愧作者故力辭謝又取人憎惡  
年及衰邁猶不能脫然淨盡信宿習深人未易洗滌  
或謂菩薩假諸伎藝以如幻三昧因事攝化則吾不  
能知天目具上人命書舊作將使吾知過責悔以自  
新耶其以世俗喜文而謂我能隨機善導耶知我罪  
我當有識者

題疑翠樓詩卷後

南昌饒益寺去城四十里與予族最相近予甚幼時  
族人往往抱攜至寺及予從伯父祝髮城居惟歲時  
歸省得寓宿焉寺者年平山端公遇予猶子姪然後

予以匡徒留紉繼受命來金陵而不能歸者三十二  
年矣平山之孫大亨如淵出方外從予游淵以寺有  
樓求賦味於所交名士臨川危太樸以可望五老西  
山之勝命曰疑翠而為記文詩章者累軸淵為予執  
侍常勉之進道以其將歸而徵贈言也因以茲樓喻  
之子得諸公之賦無不盡工然無一人掌其處徒  
想像形容之末身臨而目擊者莫予若也雖不能言  
庸何傷亦猶吾宗傳心之妙必親證悟而後言可  
信子歸拜而祖質之而承顏於聲欬叱咤或益而青  
倏而雷電蔚然虎變而龍躍則吾亦不能知也雖篇



仕之多將何以為哉

題黃山谷詩後

蘇子瞻薦魯直有曰瑰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  
追配古人平生盡之其詩與字畫特餘事爾後魯直  
參禪老晦堂聞桂香悟道故超然於患難死生之表  
而視子瞻之論又大有徑庭矣因觀答任道教授詩  
評之如此使魯直復生必以予言為然

題米元章書後

元章多蓄晉人書帖作寶晉齋而其書豪放自成一家  
所謂善學柳下惠不師其迹者也

題斗極杓公遺訓

臨江靈峯寺自斗極杓公開山至今亦七十年而其  
後數世皆以德望重禪林必其家法嚴肅願力宏深  
故爾及觀遺訓遺偈簡直淳正則信然遠孫極宗玄  
公機辯過人法才雅贍而持其祖訓出入必俱奉之  
惟謹則凡靈峯之徒可槩見矣而視它之太方所至  
如逃亡家豈其祖訓願力獨不如斗極者乎嘗求之  
昔有創業之主藏其畊具以示後人懼其狃於貴盛  
使無忘厥初其後則耻而棄毀之至覆敗流亡末為  
畊夫亦不可得而悔無及矣以是觀之諸方之廢而



靈峯獨盛者以能守其家訓也極宗誦書于後云

題王荊公尋僧圖

荊公操守學問高下世以經濟自任及為相不酌天  
時世之異取周官國服為息之意行青苗市場之法  
如唐相房瑄用春秋車戰而敗也公猶以望重時君  
相如哲宗溫公莫敢終非之始蔣山元老期公於早  
歲謂能甘澹泊如頭陀棄名利如脫髮故晚年間居  
若悟其失以應夫外者既愆於用而是非榮辱復何  
足較不若齊得喪一死生以策勛于內可窮天地振  
萬世之為得也乃曰尋禪老游有深旨矣後人不能

悼其才悲其志廣而用迂復過為譏毀吾故取唐史  
論瑄事以見其義云

書印土寺記後

予在鄉里數從印土諸耆宿游出方外又與其徒慧  
滿道高道昭錢唐金陵間交益厚故求予文記之高  
居龍河十餘年由記室為首座禪餘不廢詩文有唐  
人作者之妙敦節義勵操履若虞摺先輩幹克莊王  
伯循諸名公皆與交至正元年六月得奇疾二年七  
月始疾愈行宣政院又檄請主海龍之天寧寺吳中  
士夫咸喜其至爭以詩偈來謁賀隨問隨答累牘而



書示以病起為困九月廿七日州巨姓數高坐迎請  
舉揚聽者千人莫歸猶肅安呈言鼓假寐早作嫩盥  
足不能立而仆掖之坐語含胡呼謂寺之老與從不  
義境曰吾住山六旬施利衣物悉歸寺吾母老可以  
舊所儲五百緡奉湯藥餘以買石刻寺記歸印土境  
如所教得石太湖鑄之舟載以歸而境為予執侍後  
請識其後高字獨峯云而記所謂孤別為三曰紹祥  
紹經紹益未康正因慧月法濟志天道高義制禮中  
者妙曉之孤也而紹祥無弟子曰紹洪未寧正覺惠  
滿法喜智聚道東仁寓義境者妙觀之孤也曰紹端

未瓚正傳惠燈法雲志讓智玉道昭道敏仁安義珍  
未則信果者妙隆之孤也

題東林寺重刻李邕碑後

廬山之勝甲天下而東林又山之勝處也由遠法師  
居之而名益重至宋照覺捨公易為禪林而寺始大  
其間名賢品題不啻千百獨李邕碑以字畫之妙為  
世所珍延祐七年寺火碑壞住山古智禪師既新其  
寺復取李邕碑舊本重摹刻之或謂道無今古時有  
發興而文以紀一時之事取師者定訓人以道於字  
畫何取焉而禪師之言曰道外事乎事小道乎華嚴



繼吾居者皆若遠公照覺能隆其道以昌吾宗又豈無如邑者而述之於將來也故吾刻之石庶有勳於後云龍翔法弟大訢聞而識其說于下

題放魚記後

越之諸暨有湖環其廳拾歲取魚鼈之利以助公用宋政和中有陳尹者禁采捕以舟載魚悉縱之長江中後語芝園照公使記其事雖測隱之見於一時亦足以規其平日之用心矣夫仁及虫魚則惠於其民可知也能與名僧游則其具正信為法檀度尤可知

矣視今汗吏虐其民使不聊生又漁取吾徒至傾貲以結之飲酒戲以啖之猶不能免况有澤及鱗介者乎予不能隨時俯仰動遭譏詬固無芝園之道以化其俗又安得陳尹之為政使民與物各安其生而吾徒可倚為外護者哉明慶泉宗師以芝園遺墨命題重吾所感云

題趙間問書心經後

司馬君實嘗書心經以贈僧復題其後謂韓退之排佛而稱大顛外形骸以理自勝渠自矜中無滯礙由是觀之於佛不為無得而所排者跡爾跡之弊雖聖



人不能去若惡其跡而棄其本是猶惡交溺而棄水火惡噎而罪饗者也雖其好惡取合之不同猶能明佛之理而交其徒之賢者視今之庸俗隨時趨尚孰有察夫理而別其徒之賢否哉太原白氏世為金國名臣正大年間有樞密院判諱華者為七父朝列君資冥福設齋以延三教之名士時間趙公書心經遺之以其親之不可見而靈明不昧者未嘗亡也若經云五蘊十八界四諦十二緣生皆外物之累於心了無所碍雖以之振天地窮萬世而不變不壞是所謂以道諭其親孝之大者也後趙所書經散落江南

樞密君五世孫名瀆字子通為御史掾得之南閩僧舍及子通仕建康錄判遇知文皇子潛邸連升為青塔慶壽集慶三寺營繕司官暇日出經示予予媿非大顛輩可接退之諸賢而獲交子通子通明敏進用未已可彊其宗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白氏有焉



御未後... 文皇... 合... 謹...

頌

大龍翔集慶寺素覺皇像頌 有序

天曆元年十有二月

上命以金陵潛宮為大龍翔集慶寺營之三年寺成... 以至順辛未十有一月廿有四日立覺皇像住持... 臣僧大訥謹拜手稽首獻頌曰... 天道悠邈至理可推靡惑于度寒燠四時龍之變化... 不可度思時潛特飛雲氣隨之... 聖德如天其動猶龍澤及九有... 神物為訶祀我覺皇降福實多惟覺之道有權有經



天人異類，凶不成承，并包百氏，妙合大同。匪窒而有  
匪蕩而空，道之精微，言所不及。囁宣于教，而像斯立。  
像立教宣，如振于鐸。我拜我瞻，其容於鑠。一善之暇，  
蹶然有作，孰鋤其驕悍。夫惕若凡，余臣庶有萬。其區  
方之中土，壤異俗殊。凶不由教，畏惡遷善。矧是邦人，  
和樂衍衍，鍾山左顧，石城右回。如瞻雲旗，輦路逶迤。  
爰播仁風，八表同春。物安其性，人合道真。金石可磨，  
我頌何有。天子萬壽，與天同久。

箴

約之箴 有序

義興裕上人問字於予，予字以約之。彼儒者謂孟  
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約要也，言求於外  
不若反求諸身。吾與裕學佛者也，佛之道多方。東  
漢時法入中國，又四百年而達摩始至，以直指之  
道教人，而人廓然獲所。素有今吾與裕又宗達摩  
者，而裕也學贍而材博，且方盛年，予懼其溺於文  
而不知所返，玩華而喪實，無乃有負於吾宗耶。故  
因其字而箴之。其箴曰：



儲藥于肆，岳增川委疾而瘳之，刀圭而愈，道之淵博如江如漢，愈涉愈遠，心博目眩，不消至人勦其枝蔓，如臨濟玄如德山鑒，格也多材，只益多岐，約之約之，其必如斯而已。

明善箴為陳氏作

夫性之善，充乎至仁如天，元氣與物為春，有萬不齊，流布無垠，大包六合，上懸星辰，霜烈霆怒，陰伏陽信，時之植祥而生鳳麟，亦有魍魎戕于生民，椿壽菌彘，百卉榛榛，土滋群植，海岳潛珍，誰其司之，變化如神，心先天地，大哉惟人，出入萬有，往復如輪，由已所業。

報施相因，隨業而異，其性則均有，邵生棄嵩岳降申，維德弗類，動合道真，堯舜之聖象，宋傲囂羊舌覆宗，若敖墮身為彼，宿惡化弗柔，馴粵君眾萬，總總訖訖，不有先覺，匪教曷遵，若虞機枯，其發千鈞，止水有波，明鏡忽塵，末復于初，光明日新，涵養之孰純粹，以精衛與陳君，信行振振，字以明善，爰咨爰詢，為德弗怠，百禄是臻，詩以告之，無謂譖諄，誦而弗替，請書諸紳，元履箴為基，即高君作，有序，少師姚公嘗命高氏兄弟十二人之名，若字復申，其義為之序，予所交者曰綱，字元履，文而賢，故獨



美之作元履箴

身欲所至履之以足心有所詣風馳電速不虞于蹠  
或蹈之谷周旋以規如轂於輻布武于堂四海揖讓  
詭遇疾馳以得為喪由禮而動惟顏是詔帝惟女歆  
陟降左右高氏多才履也尤賢有文凡凡既秩而問  
爰結其綦載揚其裾坦坦周道何天之衢

黃... 妙法蓮華經... 三韓桑門心竹游京師市白金以書妙法蓮華經... 既成寓書具僧子梅曰吾茲不易以予有高行故... 以遺子然江南氣蒸溽必緘諸筍遇庚伏則發而... 曝之拂以纖纈母毀焉梅受之如所誠以歸于肆... 經之臨安淨應院又懼後之人不之秘惜也介道... 士張一無末予識其故梅號雪谷嘗夢人有宿讎... 扶其舌斷之且起不能言遂瘖禱逾年後語慧辯... 過入益通梵語予未之識聞一無云一無素謹願

黃

妙法蓮華經

三韓桑門心竹游京師市白金以書妙法蓮華經  
既成寓書具僧子梅曰吾茲不易以予有高行故  
以遺子然江南氣蒸溽必緘諸筍遇庚伏則發而  
曝之拂以纖纈母毀焉梅受之如所誠以歸于肆  
經之臨安淨應院又懼後之人不之秘惜也介道  
士張一無末予識其故梅號雪谷嘗夢人有宿讎  
扶其舌斷之且起不能言遂瘖禱逾年後語慧辯  
過入益通梵語予未之識聞一無云一無素謹願



其言可信然系之以贊曰

太聖作神龍躍其施博咸乘時善其機勇有為彼悞者呱弗乳背厥母聖之天具化權喻以運觶爾酌莖者密卒若一孰似之德無疵詔來茲匪金銀堅不磷荷若人考

摩騰竺法蘭贊

有序

按周書異記載西方佛生及終之事而列子亦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者皆山得休屠

王祭天金人以此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矣特未廣其教於天下也至東漢明帝始以夢感因傳教之對遣蔡愔等使西域求其道而摩騰竺法蘭亦先自天竺來由此經像大被東土固佛之縣記必時至而機孰然非騰蘭與此土人有太緣契疇時克爾耶有以二大士像示予者謹再拜而為之贊續曰之文載卷十四  
日之方升照有先後或隱或暄非日之然伊昔吾宗自西徂東屢出屢沮時之未通在漢求平格于帝心遣使求之維邁與信粵若二王作如來更有馬翰如



負經以至如彼早曠時雨乃作沃我焦瘁是刈是穫  
 人道之貴在於明性百家異說孰不自聖匪小而偏  
 匪蕩而室不有太教道幾乎熄去我二老復逾千載  
 龍藏之文浩若河海匪津匪涯誰與航之豈無綱目  
 孰能張之孰圖二士顧頡方眸欲挽其扶逝從之游  
 妙有堂贊 有序 有原 有本 有末 有末 有末  
 三藏大法師居京都 聖瞻甚篤王公大臣就而論道者日以千百以聞  
 國朝輿地之廣萬方畢臣遣使朝聘風俗語音之  
 不同其司賓臚傳若古之曰寄曰象曰譯者視百

倍蓰而師悉通之歷事五朝皆授官一品古澄什  
 茂以適也而退處一室泊然作堂曰妙有取諸經  
 所謂假觀者立一切法雖萬象森列一念空寂而  
 證以不有不空即常絕待即師之禪觀三時者也  
 謹為之贊  
 妙有之堂毘耶之室不假不空非顯非密默而恒照  
 川而恒寂太虛一塵萬古一息天人來衆華雨如積  
 五竺之西大荒之北九譯獻琛有萬諸國師發其秘  
 相顧而失再示之訓充然有得曾是大邦薦生其良  
 于耀有章鼓鐘于鐘壽我



聖皇邦家之慶作我贊詞無愧斯堂

玄卿贊

有序

臨江潘雲谷善造墨至順間携之京師翰林虞伯生見而奇之先是朱萬初以墨進文皇勅授奎章閣直長伯生欲奏潘代朱潘辭以親老願歸養於是時各公益奇之作詩文贈者亡慮數十篇潘若祭其歸因語人曰吾與墨若宿好為之幾四十年而伎窮於是矣時至山谷擇松之膏馥列炬然之覆以密器復空傍以泄烟使傳數器而後烟始清弥日文志既渴而所取僅銖兩

法用金珠貴劑擣和使久益光潤吾貧無有至他器物贖之不靳也故吾墨不多得庸富人欲高直未售吾不辱吾墨使屈見之吾固不負墨然吾無它能四方識不識咸以墨知吾名而墨亦豈負吾哉愚謂潘之於墨能勞以終其身費至於破產而不二其心蓋游於藝而進乎道者也其承蠅文入輪扁之徒與世之士君子口誦仁義及臨事則停所學與吾徒業稱傳道而志之專守之固未若潘之誠於其墨皆可媿也於是作玄卿贊以遺之陶以世易類也日遷可久可速惟吾周旋丹鉛後來



或居吾上亦有繪事頃刻萬狀吾傳念念千里觀面  
以吾記事巧歷百萬有文庚庚麗于日星時致雷電  
蛟鼉夜驚我匪知玄智出玄下尚忍磨礪齒髮日化

堯卿御史身冠像贊

服以彰其德而服之維稱也冠以著其法而軌于于  
正也儼乎其若思則如朝如郊而敬也蒿華千尺鏢  
白日而烈秋霜也與物同然而海涵春盎也運衆輻  
於一轂而納萬象於一鏡也固天將利其器而後以  
康斯民而司王命也

去王道入贊

壯游江湖晚歸田里仕而知止富不求餘得非藏利  
於鈍而用智以愚與物浮湛隨時卷舒閱今古為夜  
且以天地為邊廬辟之雲霧不雨物自沾濡璞玉在  
山草木光腴故吾嘗愛王彦方馬少游之為人猶未  
若龐蘊李通玄之達識而公則庶幾其徒也

趙宗吉御史身冠像贊

稼而穡期豐積邦乃足食源之長其流湯湯為湖江  
有文郁郁學以薦之既仕而祿何以告之冠身之裁  
其容有恭思舉其職以蓋王國王國有待維楨維藩  
克保克任式無爽予言



京師法山寺... 其容... 宜天... 殊... 蒲室集卷之十四 終

蒲室集卷之十五目錄

銘

集慶路天禧寺講堂鐘銘

集慶路天寧禪寺鐘銘

集慶路崇目禪寺鐘銘

板銘

龍河廣智菴鐘銘

板銘

天臨路開福禪寺鐘銘

集慶路定林寺鐘銘



新室卷十五  
十  
饒州路安國寺鐘銘

廣智菴三小鐘銘

玉齋銘

寧國路崇教禪寺鐘銘

湖州路資福禪寺鐘銘

寧國路珩琅禪寺鐘銘

建昌路福山寺鐘銘

銘

存存齋銘

近思齋銘

敬學齋銘

魯山銘

定林住康銘

頑石銘

書帶軒銘

卧雲室銘

祭文

祭中峯和尚文

祭鄧善之使君文

祭照元晦文



祭信南海文

祭徒弟知津文

吊錨忠憲公文

祭穎侍者文

祭徒弟行省文

祭徑山元叟和尚文

祭高獨峯文

祭瑛石室文

祭徒弟寶滿

蒲室集卷之十五

豫章釋大訥笑隱

銘

集慶路天禧寺講堂鐘銘

聖教東漸時尚屯僧會始以設利徵教傳千年演大

乘音聞孔揚鏗華鯨聞寂覺空妙道凝非言非默非

色聲天清地寧歲豐登祈天壽考億萬齡

集慶路天寧禪寺鐘銘

天寧深公葺其寺大完作鐘以考擊之衆庸如也

大南昌大訥為之銘曰



大哉聖教顯幽感若下音普聞萬類齊作疇克宣之  
有聲春容警昏啟聵開陽闔陰夙夜有恒與時降升  
賴鳴于谷龍吟于泓大啓其機怒潮好筵聞而夙覺  
視此刻銘  
集慶路崇因禪寺鐘銘有序  
天曆元年七月  
文皇發建業幸江陵臺臣從至新亭之崇因寺張  
燕而別明年遣使賜白金于寺又八年住山正達  
葺其寺大完作巨鐘宣教令警幽聵以無忘美墻  
之思焉豫章大訢為之銘曰

龍光有煇新亭燕喜神用相止宜膺太寶高陵言言  
氣鬱而宣爰播鴻音上聞于天天聽匪遐顧我下土  
大定超然下息萬古永懷  
聖德有聞而覺聞寂覺圓萬化磅礴勗哉皇皇而應  
無方谷虛不盈吾道其有終  
板銘  
匪朝匪暮芳爾聲孔揚更百世兮爾質彌貞吁嗟乎  
人之有生

龍河廣智菴鐘銘

龍集丁東菴成鐘在簾訪作銘扣而應器之弘寂彌



覺聞非聲

板銘

警覺昏惟爾訓誠之至天人應

天臨路開福禪寺鐘銘 有序

皇帝南巡時嘗幸潭之開福寺住山志福以遭寵遇

懼莫報稱乃曰觀音大士由音聞以證圓通而鐘

又音之弘者警覺昏聩為益滋多於是範金為鉅

大鐘扣擊以贊鴻登而宣聖德也使來謁銘銘

曰南服維嶽奠之六龍行天燕然眷之眷之維

何繫我覺皇維

皇同德以宅萬方如霆之震百藝斯作大風何從萬

谷若谷微音鳴烈不在金石神人報功頌播無數

乃酌金齊乃擊乃考聲容孔昭亦寓于教萬室夜遙

匪警而寤闡幽出冥有萬其趣疇不耳聞而聞以性

以開

皇元吾宗尚賴昌于世世刻銘同久故告晷氏

集慶路定林寺鐘銘

定林寺法嵩講主化諸檀越作大鐘龍翔寺住山

集慶路定林寺鐘銘

定林寺法嵩講主化諸檀越作大鐘龍翔寺住山

集慶路定林寺鐘銘



比丘大訥為作銘

大揚聖教辭暢理彰機之弗齊或翕或張有聞咸作  
爾音于鐘如發其部啟幽通陽進脩無住由聞取證  
常覺而妙聞亦非性今古無間物我同真非言非默  
常宣法音設教如是惟嵩克似軌此訓辭以告臯氏

饒州路安國寺鐘銘有序

番易諸山舊多名宿故交庸者不敢廁其列西竺  
紹曇歸住安國寺既以才德之美服其人又能興  
廢補弊範金為巨鐘朝夕扣擊以警其徒使來諸

銘銘曰

無象之先同乎一元有生以形如流失源惟覺有訓  
克復于本耳聰而聞聞盡聲泯聞性不昧非寂非聲  
空劫日用非去來今鯨呿雲合香水如答太定安安  
不起于榻拯彼沈溺湯湯九泉長夜忽且而升于天  
導師作鐘其旨如是以如是聞無媿臯氏

香廣智菴三小鐘銘

聞而覺覺而妙心非佛智非道  
體之成備五行扣而鳴妙與化冥孰謂人有知覺于  
不如物之無情

笑隱子作鐘朝夕扣之以警其徒



聞無聞妙而神兮

靜而應毋不敬兮

寧國路崇敬禪寺鐘銘

有序

番易克齊奈南屏佛智歸住南陵之崇教廿五年  
矣大新其寺復鑄鉅鐘以宣其教使夫入夫幽明  
不異類聞而警悟以證入圓通三昧其施不亦博乎  
銘於龍河笑隱大訥為之銘曰  
扣而應體元靜用則神誠夫性噫惟汝不言之令  
湖州路資福禪寺鐘銘有序

番易正達田金陵崇因遷湖之資福以久廢方

梳補首末一載而罹鬱攸之變達乃益自勵誓圖

興復先有鉅鐘為制右冠銷鏤盡矣始謀更作

之非欲侈舊觀所以肅叢林齊教令使幽冥異類

由音聞以返聞自性成無上道而人神以和則寺

之完美可計日成功也寓書求銘為之銘曰

計壽之山禹泉淵淵武恭之阡禪宮渠渠禪祖是居

有林其徒道傳教宣不煩於言考鐘于縣敬曠昏

聞於無聞惟覺之元固于化中或塞而通惟彼祝融

作我中興百煉愈剛其聲孔揚鳳躍鯨喙萬礎星羅



惟達之勞發夜以同令音無窮有求吾宗

寧國路珩琅禪寺鐘銘

末嘉啓一關住宣城珩琅禪寺繕脩大完復作鉅

鐘寓書求銘為作銘曰

傳道以言言有窮示以寂默或不通資汝考擊開群

聳警昏策愈善以萌聞於無聞聞性空無思無條超

聖功珩琅削玉青琤瓏栢渡振錫遺音蹤惟啓似之

昌厥宗欲以萬石留春容鼓橐特奮千夫雄寒潭照

空吟老龍虛谷蒼響萬竅風啓之善訓寧無同我為

銘之惟汝庸

建昌路福山禪寺鐘銘

鼎山新禪師主肝之福山寺百廢具舉乃範金為

巨鐘使來謁銘銘曰

闕楚之交山斷若玦師據其衝適者必闕無當其機

夕默斯要假爾令音以宜其教爾虛有容而應不窮

十方無間如風度空霜月夜寒萬籟不作聞非有聞

覺亦非覺嗟爾來學妙乎師承大振歎宗我銘是徵



存存齋銘為趙公子去疾作  
人之奉身與馬器服或假或失終求以復性生而靜  
人所均有奔軼蕩泊頃刻莫守貴物賤已重外惑內  
祗益其愚胡寧不畏大雅君子存存以究顛沛周旋  
儼若前後若倚於衡以左以右不越衽席彌綸宇宙  
匪邇而遐河海流潤莫著乎隱鳥飛魚泳怡怡慈順  
維涼國是訓匪訓于室以施于邦國  
近思齋銘為僕公遠作  
天日之遠圭測其景泉流地中汲深以綆道大如天

銘

存存齋銘為趙公子去疾作

人之奉身與馬器服或假或失終求以復性生而靜  
人所均有奔軼蕩泊頃刻莫守貴物賤已重外惑內  
祗益其愚胡寧不畏大雅君子存存以究顛沛周旋  
儼若前後若倚於衡以左以右不越衽席彌綸宇宙  
匪邇而遐河海流潤莫著乎隱鳥飛魚泳怡怡慈順  
維涼國是訓匪訓于室以施于邦國  
近思齋銘為僕公遠作  
天日之遠圭測其景泉流地中汲深以綆道大如天



德淵如泉我末而獲衽席之間聽視言動或外誘之  
川潰于防何以復之萬殊一本萬古一息日用無間  
燕處飲食亦有萬卷父子師友載膏爾車言駕周道  
于生作賓公侯之孫乃眷環堵爰其高門  
敬學齋銘為管元賓作  
工試以藝巧力日至賈之於利歲閱月計我治于內  
日益日損秀鋌其驕苗糞其本六合之富萬物之有  
我獻我酬我納自牖物我無朕而應無方如雲膚寸  
雨于八荒不有涸涸其源濫觴勗哉君子銘以勿忘  
魯山銘 有序

文皇以孝治天下嚴祀  
祖考特設太禧院崇之復置隆祥使司皆以師相領  
其事其司屬悉選用不輕授平江善農提舉司其  
屬也掌承天龍翔崇禧三寺之田賦高昌岳公魯  
山實為官長龍翔以  
文皇潛宮安奉 神御春秋二忌臺臣展祭如生後  
至元五年正月岳公來董祀事凡酒醴牲牲殺果  
體節之薦視滌之潔禮敬俱至觀者大悅謂公雖  
貴胃而詩禮如素習其稱魯山為宜為作銘曰  
高昌之裔去魯萬里孰羨魯邦魯多君子魯山維藩



岱岳中起，盈靈毓秀，天界厥美。魯山之雲為雨，崇朝  
魯山之石盡為瑤瑤，作我國珍。生甫及申，不于其身  
以施後人。

定林佳處銘

金陵王載之讀書于祖隴，黃善精舍，扁其室曰定  
林。佳處笑隱子為作銘曰：

定林有泉，有蟄蛻靈，雨無爽，作我豐年。定林有石，  
無以攻王，為圭為璋，世我膏沐。桓桓舒國，平生伊周，  
用不迨志，終愧巢由。青松華髮，逆旅身世，歸榮于出，  
佳處在是，勗哉爾後。末志乃翁，蓄而不施，天畜其豐。

豈無駟馬來，林之下無易其處，樂我鐘鼓。

頑石銘

荆山有璞，和別其足，靈壁有真，裕陵之厚。我守其頑，  
庶全太樸，傲皴皴于雪霜，寄偃蹇于林薄。無光潤以  
媚烟雲，無廉稜以露鋒鏑。爾羊群牧，爾牛礪角，苔温  
夜跌，風清專壑。勺一窪於四瀆，載一卷于五嶽。所謂  
外壘而中腴，配懿德之無作者也。

書帶軒銘

鄭同甫名其室為書帶軒，取鄭康成居不其山有  
草如籩，曰書帶云。里人大訥為之銘曰：



通德之里聖學淵藪道之翕張乾綱坤紐大和薰蒸  
庶物蕃賙山有豐草溥露濟濟穆如清風沛然時雨  
厭原訐訐化成郢魯克績其緒子鄭同甫言擯其英  
於焉容與以束以紉萬卷有序根軌孔碩舜陶不窳  
爾維似之以昌而祖

臥雲室銘

燕息之安孰不求遂藉之艷能奉以甘毳或揣于心  
背若苦刺千金廣居不易吾廬有滄自西其光如濡  
匪雁匪疏聊與子娛或以寢處或以寤歌不違在席  
孰阻嚴阿其居伊何維德是以庶幾無愧旌以勿替

祭文

祭中峯和尚文

嘗觀於人有負不世之材鍾蓋代之氣天機矜能神  
巧運智仕崇謗興名高毀至如焚膏之坊炎俄光烟  
而燼棄孰若我師之無為若將頽然於下世故大聲  
之遠播倏颺馳而雷厲萬乘向風安車莫致三公問  
道跪拜趨事亦有島夷致書奉幣士女提攜千里承  
積家祠繪像教載飲食如嚴君親惕若僕吏公固逃  
之莫釋重累垂髮垢衣茅茨不雍澗飲一瓢食粥一  
器世皆仰公莫識公志內已外物高穹厚地行通神



明化率異類特其小耳道豈在是辯刺連環理貫百  
氏脫口千言落筆萬字夫豈多能公之游戲濟北正  
宗凜乎將墜譬之九鼎一絲是寄叢林荒荒黨鬪族  
詈勢奪偵取廢孽方熾如取太盜官授之位肆行詭  
隨孰剔其偽彼之所榮公之所愧故於大方却走畏  
避宗唱之濫衆響同吹口耳授受相悅狐媚師寧不  
言豈曰無意誰其嗣之百不一試世無知公千古長  
喟遺言見及置我鑪錘豈敢忘之撫膺惴惴正宗是  
勸胡收我涕

祭鄧善之使君文

惟公學究天人之奧道通性命之原已驗諸死生之  
際神完氣正遺濁世之孤騫則我方外之友無牽于  
愛夫何戚戚於言又歷觀其平生令聞聲光駭動一  
世亦風厲而運奔早入成均下惟討論暨領憲綱民  
以不寬乃鉏其驕此苗而莠乃黜其偽彼鶴而軒至  
若經筵之召對示師道之益尊進嘉言於啓沃贊一  
氣之元元或霜露以成物或煦育之春溫灑灑乎如  
河漢之無極孰窺其演迤於崑崙幸名遂而身退猶  
眷眷于寵恩就第賜金侑之上尊固人生之無憾復  
垂裕于後昆愧我野衲往來公門蒲龕夜定具業朝



翻啓玄機於破的會衆說而剖藩極泥塗之壑窮炳  
炬照於重昏故吾宗之紀述每增重於璵璠美哉黼  
黻乾乎崇壇念德音之未遠勝磨崖之可憫此吾黨  
所以致哀于一奠而莫能起公于九原然公之靈何  
往而不在豈與死而同盡生而獨存蓋將亘乎終古  
融諸萬象包六合而隘乾坤則公與我之無間又何  
侍於三生石上之魂莫有聞而擊節庶不徒薦於蘋  
蘩矣河漢無光兮空之靈何往兮  
祭照元晦文  
延祐六年八月三日元晦照公書記示寂於湖之餘

慶菴越八月計至明日南山友人四明覺恩建安自  
如豫章大訢等具湯茗時羞之奠為文而祭之曰公  
居里閭孰非遠游取友四方楚蜀阨其友何人孰  
感于中匪親匪暱涕之無從不以令德既賢且藝顧  
頰豐貽天授之器莫知其它居焉即世無寧多能以  
速百歲彼昧昧者或鼓其咏謂善可食謂惡可肆我  
知彼蒼無預公事豈無壽考泯沒誰記公之不年萬  
古長喟顏柳楷書陶菴五字亦有萬卷佛孔百氏尚  
遺身後光怪設利世可聞見猶或不墜矧其內者非  
我能議胡攬于懷蘊藻莫備公寧有知薦此歎歎庶



幾吾徒是訓是勵

祭信南海文

予與兄同侍先師入制相處固密且久而衆中交游  
動成阨陌送死聞訃時若驚憂及事過即忘獨聞兄  
訃惻惻不已者追念先師在百丈時衆不滿百常多  
奇士兄剛直孤介人以令器期之後聞出世有衆千  
人大行先師之道於嶺海間年三十一而化此其可  
痛也又臨終時瓚弟適在側以鉢香隨海舶而至舟  
數內將覆而僅免若有神護以致兄之言於予也則  
予之言兄豈有不聞者耶近時師資不明其上者取

古人緒餘口耳授受而不者以賄勢阿附同黨牽援  
而予與兄幸無此愧故今設奠于室敢以無愧者為  
薦冀兄大寂定中聞之有以契予懷也尚饗

祭徒弟知津文

自汝從吾十有三載吾役汝以勞而不能訓汝之道  
吾有負於汝矣吾以...  
天子賜田欲復其賦役而遺後人以安故遣行省與  
汝請命于朝允之入京往返數萬里使汝負病朝  
夕號呼行已及境不能信宿而至以見吾面竟客死  
于維揚汝常晨起誦經夜為鬼神施力疾危坐念



佛不輟而終賴友人買棺閣維果膏而歸嗚呼痛哉  
 汝身頽然吐音如鐘往來朝貴間善致辭令御下有  
 恩而威賞必行司帑度無毛髮苟取又能諭其黨使  
 皆廉勤故吾每事委汝汝益勞悴而久受疾于身不  
 以吾告而不知也汝無它儲惟有米百九十石皆吾  
 積年以與汝者汝臨終之言以七十石貸於客戶歲  
 取息給衆僧之醫藥八十石以奉母及諸弟四十石  
 與受業中竺并吾塔院吾悉如汝言也汝二弟吾教  
 之恤之使省汝父母汝前年沈洲開田六十畝寺之  
 衆賴其食於無窮也吾令沈洲之人祀汝使一飯必

祭擇地為窆以葬汝骨旌汝之勞而慰吾思吾固知  
 哀悼之無益而惻惻不能忘汝者以茲山開創之不  
 易求輔佐之能如汝者無數人而共誰與謀之乎吾  
 常與汝言吾年未甚老而衰憊異常俟蠲賦之文下  
 即求退而菴居汝方壯豈無二十年以養吾老然後  
 隨汝之器而投汝之道庶幾酬汝之力而息汝之勞  
 豈謂汝遽舍我而先歿也汝壯猶不可恃况吾衰憊  
 者又豈可逆料哉昔吾祖以栽松道入之老囑其妻  
 化再來付以衣法汝能効之則吾當忍死以待汝汝  
 有知乎汝無知乎



吊錙忠憲公文

士平居議論無所不至臨小利害則易其守孰有委質徇義殺身成仁者乎故觀入之道惟死不容偽曾子易箦子路結纓雖有常有變之不同而同歸于正龍逢比于死於諫及壽申生死於父命前史書之若中丞錙公伯宣之死死於其官者也至元中公為行臺官居金陵時江淮省有權貴怙勢不法公命御史劾之馳奏語泄權貴賂宰執誣公以僇事追逮維揚公手書付從子自誠謂臺臣義不受辱引佩刀自決天下共痛之而咕咕者謂公剛氣不忍死待辯能自

暴白不必有罪縱有罪不必死噫以公之智之才豈不能是苟能是正小人之僥倖而公所深耻者也况其時權臣肆威酷吏濟虐必深公所詆鍛鍊成獄公宜屈膝就訊偷生免禍哉縱身脫虎口而臺綱委地故慷慨就死使朝廷知臺有直臣而紀綱益振奸邪膽落而小人知有所畏矣公死三十年御史臺請于朝謚忠憲追封彭城公又二十年公從子持卿以公遺書示予予伏跡林下於世無所欣戚然於公之死不自知其悲且憤也可敷薄俗為詞以悼之其詞曰山有虎兮水有蛟欲禦其害兮吾操吾力匪力之弗



敵兮匪智之弗周時偶失利兮竟殞身而弗救肆彼  
 蛟虎兮反起其仇人不念之兮忍匿笑而聚尤終譽  
 顯顯兮莫贖其勞尚賈餘勇兮神與化游浮雲驂兮  
 龍為軼覽故土兮尉子憂子憂兮曷瘳此悲風兮大  
 招

祭穎侍者文

吾宗授受不乳而數機應氣感克類克肖子有令姿  
 爰啓其要有聲春容如樂九奏庶幾吾宗可起其什  
 寧有鬼神顧我弗祐有生芸芸萬化一圓生之維艱  
 既毓既茂我刈我獲胡前我秀入猶念之我心孔疚

物有不齊將誰歸咎我祭而享失辭以備

憂彼祭徒弟行省文  
 吾德薄多艱累諸徒以勞役而致斃者凡數人而汝  
 最苦痛始吾起廢杭之鳳山汝來佐吾繕備五年而  
 寺完又遷中竺罹鬱攸之變克圖興復汝勞居多天  
 曆之初命汝為寺召善主之始未有稟給薪米塩醢  
 惟汝措畫元統間  
 上命蠲田于寺蠲其差稅而未得省部文下使汝請  
 于州朝一再往返萬五千里經涉四載風雨渴飢傷



汝肌膚吏文深刻甲可乙否勞汝憂思幸賴卿相愍  
汝之誠憐汝之勤啓奏不兩宮文移臺省官免誓通數積千餘貽後人以安惠  
及百世觸契來歸嬰疾未覺予喜汝至露坐通夕吾  
欲退休命捻庶務汝辭以疾吾固不許豈謂竟死於  
是耶以汝之能吾愛之至不知速汝于死汝亦忠勤  
不逆吾志死不辭勞汝在京都奔走官事或終日不  
食吾書責汝過於儉苦無勤口體爾歲其生以貽吾  
憂孰謂驗於今日也吾住山一無所成而累人以死  
不能為汝師矣遺恨冥冥可勝痛毒吾受命

先帝開創茲山欲弘吾祖之道訓迪後人必資於居  
室食用而所以命汝者為衆也非為已也期於報  
先帝而弘吾祖之道也而今則已矣吾疾日加雖退  
而未能去譏謗蝟生無寧日矣况復失汝而任吾事  
者誰歟汝初入都吾與汝金汝思不足罄私橐以行  
歸不索償而歸其贄幣之餘纖介無取又良難也汝  
忠於師勤於衆為善而不愛其福人所與而天奪之  
何如也彼貪無厭竭于貨而覆厥事而壽而康者又  
何如也而果日施報之說為虛矣或謂業感三世得  
非畜於今而豐其報於身後若是固有之而昧昧者



不得而知也汝力疾危坐念佛而化佛即自性念念  
不昧無係於身之生滅世之延促庸置忻戚於其間  
哉然至人不遺情達士不廢禮雖寓一哀何傷焉予  
以明師資之道盡死生之義我心汝靈洞然今古吾  
欲吾哭之不慟不可也

祭徑山元叟和尚文

公與先師齊驅宋李潛子器之雷動一世後七十年  
惟公獨在趙州汾陽高出行輩如見先師床下受拜  
策我駑蹇箴我狂隘我來金陵不阻書誨我眷茲山  
翠華所屆倚公之重雄冠海岱累請于朝待命不至

胡以訃聞德音未沫濟北之宗藟焉孤寄承之何人  
化為異類所恃惟公庶幾知畏公復往矣而我何恃  
如舉九鼎界之孺稚胡力之任不賴以續孰云潢潦  
可接巨汎孰云焦壤可沃霏霏猶不殺遺置我鑑鑑  
有茲其臨光吐虹霓尚聆後訓寔烈颺厲平生幾何  
萬古長喟吾宗是慟匪私我涕

祭高獨峯文

高公獨峯長老於至正二年七月十一日往赴海塩  
天寧住持於九月廿八日示寂越二十日訃聞十月  
廿五日龍翔寺住持大訃設位于東菴披誦華嚴法



華妙典用伸莊嚴仍以湯茗之奠而祭之以文曰師  
友道喪汗合黨分子有卓識獨拔其群始末其師凌  
霄集雲取友于何龍河之濱以道淬礪如歲與存潛  
子器之輔之以文追琢之妙盡為瓊瑤衆羽翾飛集  
于鳳鸞庶幾吾徒以討以論彌年嬰疾尚接笑言列  
刹之聘歡動于隣我惜其去懼勞厥身方通安問隨  
以計聞居然隔世曾不逾旬如戒長途出戶推轂雲  
天萬里飛不盡翰遺物分寄益感義敦猶懷慈母白  
頭倚門貽書故園聞者悲辛念子粹美無媿古人平  
生已矣徒薦蘋蘩尚享

祭瑛石室文

前育王石室法弟禪師以至正三年三月十七日示  
寂於吳江受經普向院閣維獲設利齒牙不燼陪葬  
於受業祖三藏道法師之塔踰月計至予以山門科  
徵稅糧無暇越八月十七日先師晦機和尚遠忌乃  
具位以配備湯茗時羞之奠而哭之以文曰寓歿於  
化衆萬不同及觀其畫均於一空我痛石室天毓令  
質道昌于言玩華咀實四方仰之寂音仲靈載登玉  
相我祖是承胡病而窶寒暑莫禦我闔其卧僵起厲  
譚遺物示意佛祖是貽死生未訣不忘歲規逾月聞



計設利臆臙表之罕堵如三藏公為位設奠書綏告  
罪先師諱日期子克配師友無人我何獨立道喪十  
載寧忍一泣尚享

祭徒弟寶滿文

汝親昆李四人從釋三為吾徒皆能効力汝兄赴都  
不返而卒曾不半載汝又繼沒孰不憐汝我痛何極  
我徒亦多獨汝温克役汝于勞靡間朝夕寒暑渴飢  
奔走匍匐速汝于死繫我之匿孰非虛幻有生何益  
牽于愛思如焚如溺吾嘗訓汝先聖是則太定如如  
常用而寂物我同體今古一息汝惟昭昭起然自得

我何不忘撫念疇昔汝有遺言散汝遺物吾與汝粟  
歲貨取息遇夏設供與衆同食石塔新成樹之松柏  
期與汝兄同葬汝骨汝聽吾言庶慰悽咽







僧其道大行樹枯其徵也已而果然師生於至元甲  
軒八月二十七日生之夕所居宅地若震動人為驚  
異稱長入鄉校穎悟過常兒書過眼輒成誦其親携  
以出游至佛寺必瞻拜戀慕不能去父母知其志俛  
從伯氏之為僧於郡城水陸院法雲者九年雲之徒  
彰為薙髮受具戒居八年學問日廣知求佛法大意  
一山萬公住廬山之開先即往見焉時年十七山  
見留之左右日夕警誨歎曰吾友晦機在百丈子欲  
諮決究竟非見吾友不可師稟命詣百丈晦機識其  
奇偉於眉睫間即使待方丈他日謂之曰昔黃龍得

旨泐潭領徒游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汝且道過在  
甚處語未絕師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  
久之俛掌書記一日舉百丈野狐話問之師擬議  
晦機震威一喝師於是群疑頓釋得無礙智同參  
苦咨問之師後有頌云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著  
一坑伏惟尚享諸方多誦之晦機一日定中見天  
門有榜師名為首因謂師曰昔東山祖有言我不  
得勤遠則負慈明矣汝善保任乎晦機遷淨慈師  
從之仍以為書記晦機說法文理精詣嘗謂師曰  
昔雪竇真淨及我妙喜以來內自教乘傍及儒老子



百家之言深入要駁故其文言浩乎如川至之不可  
禦也師神觀高邁音吐如洪鐘素以博洽聞至其辨  
論古今如指諸掌執筆書事文士良史莫或過之  
時各勝如恩斷江如十溪茂古林宜無言卓有行業  
皆與師無忘年交本中峯居天目山之師子巖中外  
信向甚盛師嘗謁之語至夜參半忽大風崖石欲墮  
左右辟易師危坐如平時峰亦服其定力矣而學士  
大夫如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已西鄧康莊公文原四  
明袁文清公楠房山高公彥敬東陽胡長孺汲仲錢  
唐仇遠近仁延祐進士莆城楊載仲弘金華黃潛潛

鄉及今翰林待制京兆社本伯原前後負時盛名與  
師為文學之友者也晦機著萬一山塔銘屬師代作  
請文敏公書之公下見大驚異以為真得古文法公  
為杭州僧作顯教院記亦屬師代之及成不易一字  
署已名以書至大辛亥初受請住湖州之烏回祝香  
之次諸山咸歎晦機之得人矣大報國寺者曰宋故  
宮而為之延祐庚申災諸刹尊宿共迎師起廢未從  
也趙公為親作疏以請既至大作新之寺田之在宜  
興者連歲不入師為歸其侵始有以食其衆江湖行  
省丞相脫歡公故荅刺罕順德王之子也以世勛名



德靖重知大體兼行宣政院事領東南浮圖之教九  
太利非名德不輕授特請師住中天竺人無間言而  
師名日起矣天曆初元師夢神龍騰空覺而異之作  
偈以識既而

天子以金陵潛邸作大龍翔集慶寺命江南行御史  
臺審視其成嘗有

百曰江南大刹皆前代所為甲乙之次頗有定品今  
日之作規制位望宜無加焉方大臣難於開法主者  
師之器量久在淵衷命為太中大夫號曰廣智全  
悟大禪師為開山弟一代師恢弘曾達汎應無滯偉

然江海之上舒卷自在不偏於空寂又明年與蔣山  
曇芳忠俱名至京師京師之為禪宗者出迎河上曰  
國家尚教乘塔廟之建為禪者寂然禪刹興於今代  
自師始吾徒賴焉師謝曰遵其行之為律宣其言之  
為教傳其心之為禪有言有行皆所以明是心也吾  
徒無負祖師西來意它不足論也日召對奎章  
閣賜坐說佛心要深契  
上自館於太禧宗禪院勅設伊蒲妙饌賜貂裘金  
衲衣及諸金幣皆內府珍異  
上嘗知師所為文曰蒲室集者命昭孝寺大司徒法



洪取進法洪亦博洽內外典深為講達

上問師嗣法何人曰元熙也因贊其道業源委

上嘉歎命學士虞集製銘賜之居十日中使問尉洽

至請還從之賜中天竺名曰天曆永祚寺而命師之

菴居曰廣智皆命虞集為之書祖道於城南僧舍凡

食設皆貴臣以

上旨為之主

上之眷斯寺也外以臺臣護視使者從中來賜與無

虛月

皇上至元二年以老病求退御史大夫撒迪公以聞

優詔不許加號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餘如故而賜

予尤厚臣匪之頒徧及寺衆勅外臺護視使安居

而終者焉先百文有禪苑清規其徒遵用之嘗有

旨命師脩改乃分為九章今行焉於是中朝西域高昌

三帶滇池于闐與湖江淮漢關蜀閩廣之後傑四面而

至法席莫尚焉師之居於是也自中朝外藩其閣風紀

貴人名公卿至者莫不頌蓋為禮非人力所能致也而

文詞語言流傳四方震蕩耳目亦顧眄雄發於一時

矣初給錢為中統鈔者二十萬緡設官領之取子錢

以為食後廢其官以歸寺之人出納為息不能盡



稍病之至正元年勅有司市良田以傳寺歲賦  
粟以食公私無所係累歎曰吾徒庶晏佚一搏於朝  
夕吾亦老且休矣四年五月一日為文書請以徑山  
忠曇芳代已外堂擊鼓辭眾退居廣智菴居兼旬有  
輿與御史大夫脫歡公為別留書凡與交游之善者  
命弟子疏兩朝賜已金幣等盡以付寺僧俾營萬  
佛閣以報國恩既乃卧示疾明且天大風雨白晝  
變暝召入室弟子各加勉諭從容作偈儼然而逝是  
月廿四日壬子也得年六十一僧臘四十六初龍翔寺  
成營三塔於石頭城之東岡弟子龕奉全身措於塔

院自憲臺郡縣太小吏士緇素老幼送者萬眾陰雲  
四興涼颼泄然行者不知暑衆散始罷八月礮石為  
坎於石城之岡十六日奉而藏焉表浮圖於其上其  
徒之在杭州報國求祚者又奉師遺齒瓜髮而塔於  
鳳皇山師四會說法皆有語錄提頌叙說宗旨外集  
詩文若干卷即所謂蒲室集者也度弟子若干人傳  
法住山者若干人師性至孝父母蚤卒母蕭氏方盛  
年即持齋念佛以居師受請報國時母率餘子薦新  
祖考庭前忽生華形如白蓮蓋芝類也鄉人聚觀香  
色弥月不減占者以為師之瑞應也師雖不得至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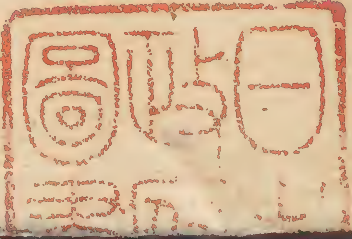


右而心常不忘目其文曰蒲室者所以識宗家睦州  
織鞋為養之故事也故其為文為人子言必曰孝為  
人臣言必曰忠為朋友之交言必曰信至語其徒脫  
愛肉離無明直指本性以悟為則誘掖以進之激昂  
以發之奮迅以決之機用迭發政令獨行其門人以  
所得各有記可考也噫人才實難江濤眇然居息不  
恒能靜以應向使不為方外之歸亦足以用世者哉  
予與師相知四十年見師身受龍翔之寄至于今十  
有七載歸老江上亦十二年向與交游者皆已盡矣  
弟子懷渭本其甥也清脩善學有舅氏之風渭之為

名亦所以識也以其同門之意使予書其遺事可勝  
慨乎乃述贊曰維昔至元

皇有南服神明合完生息來復預章榭楠殿於湖江  
幹立條揚乃發駿厖文林蕭條靡契嘉會肆其脩能  
求法方外達磨傳心別濟為宗至妙喜天縱橫朗融  
遠紹緒流必有惠辯惟全悟師弘備超鍊四坐道場  
說法沛然吐辭湧泉如洪如元衛法如高不啻明教  
織蒲養親睦州之孝表裏東南控于金陵  
皇作秋凡宮龍翔是徵崇基在焉耳目攸寄以領佛事  
孰克堪是鼓鐘震發為龍象人夫岳峙山連莫之雄先





日  
三  
月  
三  
日

全具珠璧園苑林澤道護萬福好爵嘉錫宜其惠慈  
 作新成規來嚮來參雲奔海馳  
 皇仁如天函覆如一俾善其衆休燕以室風雨漂搖  
 安如須弥生滅去來何足控持既念故交違越年歲  
 訊諸門人以作斯記前 奎章閣侍 書學士翰林  
 侍 講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兼脩國史蜀郡虞  
 集記

# 美應二年初冬

風月庄左衛門行

